

金魯賢回憶錄上卷

絕處逢生 1916-1982

金魯賢 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www.hkupress.org

© 金魯賢 2013

ISBN 978-988-8139-86-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康和印刷製作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序	1
第一部分 家庭	
1. 幼年	5
2. 浦東	10
3. 上學	13
4. 當時的中國天主教會	15
5. 徐匯公學(1926-1932)	17
6. 堂叔祖父金福山	19
7. 兩位姐姐：陸納英、榮德先	20
第二部分 棄家修道	
8. 修院生活：耶穌聖心修院(1932-1935)	25
9. 聖母聖心修院(1935-1937)	28
10. 徐匯中學實習(1937-1938)	30
11. 入耶穌會：初學兩年(1938-1940)	32
12. 發初願：文學院(1940-1941)	37
13. 哲學院(1941-1942)	39
14. 讀神學(1942-1946)	45
15. 蘇北(1946-1947)	48
第三部分 留學生涯	
16. 旅歐途中	57
17. 法國卒試(1947-1948)	61

18. 學習英語	70
19. 額吾略大學(1948-1950)	76
20. 我欽佩的兩位偉人	79
21. 幾位同窗好友	81
22. 于斌總主教	86
23. 耶穌會應變巡視員蒲敏道	88
24. 度假瑞士、奧地利、西德	90
25. 羅馬的第二年	97
第四部分 回國	
26. 奉命(1951-1955)	101
27. 教區報到	106
28. 1949年後的上海教區	109
29. 各種運動	111
30. 徐匯修院	118
31. 反帝愛國運動	121
32. 四個代職	124
33. 龔品梅	131
第五部分 獄中生活	
34. 第一看守所(1955-1960)	135
35. 公審判刑(1960)	148
36. 上海監獄(1960-1962)	151
37. 秦城監獄的外文翻譯(1963-1967)	154
38. 撫順戰犯管理所(1967-1973)	161
39. 重返秦城恢復翻譯組(1973-1975)	166
40. 河南勞改第四大隊(1975-1979)	168
41. 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1979)	171
42. 河北第一監獄(1979-1982)	174
43. 有朋自遠方來	179
44. 回申歷程	183
人名索引	189

1

幼年

我名叫金魯賢，1916年6月20日生於上海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況慘烈。我國屬協約國陣營，向同盟國之德奧宣戰，派了許多青壯年去法國參與後勤，以補其由於男丁多赴前線而缺乏勞動力的不足。中國北洋政府首領袁世凱，為了個人野心，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力，簽下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條約。日本又乘機侵佔膠州半島，企圖把中國淪為它的殖民地。袁世凱復辟帝制，遭全國人民反對。不久，「洪憲皇帝」鬱鬱而終，其任命的各地督軍以不同列強為後台，爭權奪利，各自獨立，互相殘殺，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1918年歐戰結束，次年，美、英、法勝利國簽訂凡爾賽和平條約，將德國原先在我國山東的特權不是歸還我國，而是交與日本，激起民憤，爆發了「五四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代表拒簽和約。

我出生的時代，是我國人民遭受內亂和侵略的苦難時代，幼年時國家只有國恥日而無國慶日。

我出生的第二天是青年主保聖類思·公撒格 (Aloysius Gonzaga) 瞻禮，我領洗聖名為類思，法文名 Louis，父親就給我取名為魯意 (譯音)。上中學時，班主任說「魯意」毫無意義，改成魯賢。可是普通話賢讀 *xian*，與原音不符，但仍用到今天。

我父親在家沉默寡言，早上出門上班，傍晚回來，星期天在家看書，往往看小說，尤愛偵探小說。他不斷抽煙，很少和我們兄弟倆講話。今日回想，似乎他從沒有和我們說過話。往日領聖體前，要守空心齋，由半夜起到領聖體止，連一滴水也不能進，他有病，所以只得每年領一次聖體。父親對人很大方，還記得過年前清理別人給他寫下的借條時，他會對母親說：「這個人和那個人還不出了，不向他們要了吧。」於是把借條燒掉，母親總是同意。

來我們家的客人較多，我姑母家的人來得最多，特別是張登堂（後做神父）和他的弟弟張登隸。我家敗後，父母亡故，一次在馬路上遇到他，親熱地叫他，他不理我，我難受了好久，由此嘗到世態炎涼的味道。

我沒有看見過家譜，祖先世代務農，是窮人，無地位，也許根本沒有什麼家譜。我對祖先的概念很模糊，只記得祖父。

村上老人指著相連的七個墳向我說：「金家巷姓金的老祖宗是七兄弟。」幾百年前他們來到這塊荒地，開墾，結婚，生兒育女，眾多子孫聚居一處，就叫金家巷。奇怪的是，「文革」時代剷除這七個墳時，卻發現其中一個墳是空的。有條小溪穿過村子，把它分為兩片，稱為溪南、溪北，我們老家在溪南，教堂在溪北。

村裡人都是天主教徒，什麼時候開始奉教的，我不知道，老人也說不清楚，無從考據。金家巷教堂曾是主教座堂。朝鮮人金大建（Kim Taegon）曾在澳門讀神學，陪朝鮮首位主教 Joseph Ferréol 從澳門返朝鮮前路過上海，1845年8月17日上海主教就在金家巷聖他為神父。他在橫塘教堂獻了頭台彌撒，後經北京重返朝鮮，第二年去世，年僅26歲。1984年5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Paul II）在漢城（現名首爾）立他和其他102人為聖人。金安德肋（Andrew）是韓國教會的驕傲，也是金家巷的光榮。

金家巷第一位神父叫金若瑟，他是江南教區派往意大利深造的第一位中國人；第二位神父叫金文其，1931年聖神父，派在蘇州張涇做本堂，於1937年12月被日寇殺害；第三位神父是我；第四位是金鶴亭，已故；第五位是金振岐；第六位是慈幼會士金充威，現在羅馬福傳部工作。

我的祖父金新衡，聖名保祿，是個虔誠教徒，生於1844年。小時候太平天國打到上海，太平軍留長髮，被稱作「長毛」。祖父常說自己被太平軍抓去，在後勤當雜工。他的第一個兒子叫信德，第二個兒子叫望德，就是我的父親。他希望生三個兒子，以信、望、愛三德命名。但他只生了兩個，他堂弟生了兒子，遂取名愛德。祖父後來到上海做學徒，及後在愛多亞路（今延安路）和河南路轉角開食品店，出售牛羊肉、洋酒、洋罐頭、黃油、奶酪等，專賣給外僑。他還販牛，賺了錢就買地蓋房子並出租房屋，很有經濟頭腦。1925年春腦溢血，倒地而亡，享年77歲。

我的父親生於1885年，名望德，字仲超（信、望、愛為超性的聖德，排行第二，故叫仲超），聖名路加。我母親比父親大一歲，生於1884年，名張雲貞，聖名路濟亞，浦東張家樓人，張家樓距金家巷約兩公里。外祖父叫張志堂，也叫良海，他很早到上海謀生，做過英國總會和順昌洋行買辦，後來因炒外匯失敗破產（1917年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前，外祖父買入大量沙俄盧布，革命成功後這些盧布變得分文不值）。我母親有一妹，叫張望貞，崇德女中畢業後，入拯亡會當修女。拯亡會是個法國修會，很嚴格，進去要交許多錢，我父親出了這筆錢。

我的外祖母早死，外公後來續弦，繼室姓曹，老家安徽。我的繼外祖母生了兩個兒子，四個女兒，其中一個兒子早夭。

我父親在徐匯公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以後又去洋行做事（所謂洋行就是現在所謂的外資公司）。父親的中文、法文、英文都非常好，是當時不可多得的人才。英國的「和記」公司聘他到南京去做華經理（也叫買辦）。他回家告訴我的祖父說，他要到南京去工作，祖父不高興，跟他說：「父母在，不遠遊。」父母在世的時候子女不能到外地去，應該每天到父母身邊問安，孝敬父母。父親因南京那邊給的待遇很高，偏要去。祖父說，你要去了就跟我沒有關係。可是父親還是到南京去做事。祖父一怒之下，把他賺的錢全部留給在身邊的大兒子，即金信德，我的伯父。

我的父母婚後第一年就有了小孩，是個男孩。可是沒幾個月就因病夭折。父母很希望再有小孩，可是等了九年才又有了孩子，就是我的姐姐，父親覺得她是為安慰父母而出生的，給她取名慰萱（萱意指母親，即她的出生安慰了母親）。她出生在9月聖母聖名瞻禮前夕，所以聖名瑪利亞。我姐姐非常聰明，10歲就到徐匯女中住讀，那時候叫崇德女中，深受老師和同學喜愛，我也非常愛我的姐姐。

姐姐3歲時，我母親又懷孕了，懷的就是我。可是我來得真不是時候。媽媽一懷上了我就生重病，幾乎死去。母親一心一意想回上海，說死也得死在上海。父親當時正春風得意，但他不願母親不高興，為了深愛的妻子，只得辭職陪母親回上海，為此而與洋老闆鬧翻，此後再也沒有風光過。回到上海，父親一時找不到好工作，正心煩的時候，我呱呱墜地。據說，人家把我抱給他看時，他不屑一顧，說我沒有給他帶來好運，當然他以後也認了我。母親有病，自己不能餵奶，雇了一個奶媽。奶媽很疼我，我斷奶後，她每年來看我時，母親都好好招待她，給她衣

服、錢，還有首飾。後來我家敗了，家沒了，她無法再來看我。我還記得她個兒比母親高，年齡和母親相同。

我兩歲半時，弟弟出世了。弟弟來得是時候，父親已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比利時聖母聖心會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又成立一個房地產公司，他們聘用父親，待遇很高。我們全家特別愛我的弟弟，他生在11月中旬，近聖達尼老瞻禮，因而聖名叫達尼老，父親給他取名達義。我們沒有按家譜排名，我的堂兄為寬生、仁生、智生、禮生，我父親堅持用聖名，我叫魯意，弟弟叫達義。父親抽煙，抽的是粗大的哈瓦那王冠牌雪茄，還留過兩邊翹起來的八字鬍子，有時穿西服，有時穿長袍，褲子總是西式的，相當洋化。父親朋友很多，我記得他最好的朋友名陳憶德，他們情同手足，可惜陳憶德英年早逝，父親得悉死訊後哭了，這是我見到父親流淚最多的一次。事隔八十多年，陳憶德的孫女陳英男知道我父親是她祖父最好的朋友，帶了她祖父的照片來看我，使我很感動。

我幼年時記憶力很好，還記得弟弟出生後，母親抱了他睡覺，卻叫我睡在她腳旁，我還不樂意的情景。我還記得，母親用繩子綁著我，另一端繫在她手上，我走得遠了，她就收緊繩子把我拉回來。

我出生時家在南市城隍廟前方濱路鄰德里，靠近小東門。當時上海最熱鬧的是南京東路，次之小東門，再其次是公館馬路（後稱金陵路）、北四川路，今天的淮海路還沒有出現。

我家不久搬到三牌樓，淘沙場，住在一個小弄堂內，石庫門。弄名善德里，住有三家，我家住2號，1號住姓葉的，房主是跑街（即現在的推銷員），3號姓汪的是安徽人，茶商。我懷念這所房子，因為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稱為是家的居所。我12歲後父親經商失敗又患病去世，我就沒有了家，寄人籬下，甚至無處可寄。以後修了道，聽領導命，沒有自己的家；一生中有二十七年之久以監獄為家，以後以教堂為家，直到今天。我記得善德里的家有一個小天井，放些盆花，也是小孩子玩兒的地方，打彈珠，踢毽子。天井後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客廳，旁邊是廂房，客廳的樓上是用飯的地方，樓上廂房是父母的地方，中間放著兩張床，大的是母親的，較小的是父親的。我姐姐住在下面廂房。我大了一些，在客廳的樓上放了一張床，我一個人一間，有了自己的天地，晚上可以多讀書，實際上是看小說。

我對善德里2號特別有感情，1951年回國後去看過一次，1982年釋放回來後又去看了一次，一切完好如初，只是房主人不認識我。2004年

4月再去看時已成平地，準備蓋高樓。善德里終於在我眼前消失，但仍存留在我腦海中。

我童年時代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學校就在教堂的旁邊。我的會口是老天主堂，位於上海的老城區內，靠近城隍廟，上學去教堂都穿過城隍廟，廟前廟後十分熱鬧，都是小商鋪，或小攤子。我和我弟經常去的地方是賣小吃的，比如烤魷魚的、賣梨膏糖的、拉洋片的，還有賣武的、耍猴子的。當時的城隍廟是普通老百姓的娛樂場所，今天的城隍廟已是高級旅遊商業區了。

老天主堂真是老，是徐光啟的孫女修建的，有四百年歷史，應是文物。堂是宮殿式的，也可以說是廟宇式的，我很喜歡。教堂老，本堂神父也老。我記得本堂神父姓倪，80多歲，名西滿，舉行彌撒聖祭時往往坐著。接任的是金瑪竇，也80多歲。老天主堂幾經滄桑，清朝禁教時做過關帝廟，解放後被學校佔用，學校現已搬走，教堂還沒有歸還給我們教會，但願早日落實政策。上海教區的李式玉神父、張家樹主教、艾祖章神父、閻智恩神父，還有我，都在老天主堂領的洗，頗具歷史意義。

我母親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私塾，沒有讀正規學校。她是個虔誠的教徒，每天領我們去聖堂望彌撒。在家中，她領我們念玫瑰經和晚禱。當時我們家有兩個保姆，但她晚上必下廚房親自為我父親做菜（父親中午不回家）。我記得她空閒時就為我們姐弟三人做布鞋，納鞋底。有一次我和弟弟穿她做的鞋才幾天又破了，她生氣地說：「不為你們做了，買皮鞋穿吧。」以後我們再也沒有穿過她做的布鞋。我記得每天有一婦人來給她梳頭（我們叫梳頭娘姨），我站在旁邊看。抹頭髮用的是刨花水，即木工刨下的木片浸泡在水中使水有黏性，哪像今天有膏呀，粉呀，水呀，膜呀，這麼多的化妝品。

母親好客，農村有人來，她一律熱誠招待，往往留他們過幾夜，臨走還送他們錢或衣服。我和弟弟很喜歡客人來，每當家中來客時我們都跳呀，跑呀，母親說我們又犯了「人來瘋」。記得有一次弟弟追我時，我跌了一跤，撞在床角上，流了許多血，還留下一個疤，幸有頭髮蓋住沒有破相。我和弟弟鬧時，母親說：「他們明悟未開，開了就好。」總是原諒我們，不打我們。

2

浦東

我出生在上海，但受家庭影響，說話仍是浦東口音，一開口，人們都知道我是浦東人。這裡講一講浦東，上海因黃浦江的分割自然形成兩個地區，黃浦江東面叫浦東，西面叫浦西。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外國人來了，有了租界，因租界都在浦西，故浦西發展得很快。浦東一直是農田，浦東人都是農民，種的是水稻與棉花。一江之隔，天壤之別，浦西成為東方巴黎，浦東一直是落後的農村。我小時候逢正月十五燈節，提著燈（外面是紙糊的，裡面是蠟燭）在弄堂裡跑來跑去，媽媽教給我的歌是「希望一年花也好，稻也好」。稻指水稻，花指棉花，希望種出來的稻好，種出來的棉花也好，反映出農民的氣息。20年代初，浦東只有緊靠黃浦江陸家嘴一塊地方有英美的煙草公司（就是製煙廠），還有紗廠，此外啥也沒有。我們小時候過江沒有輪渡，要回老家去，只有小舢板，二十來人擠在一隻小船中，人搖橈過江。到了那邊，沒有大路，只有很狹小的土路，可謂羊腸小道，當然沒有汽車，沒有馬車，也沒有黃包車（人力車），只有一個人推的獨輪車。獨輪車的每邊可以各坐三個人，車工一個人推著這個車子發出啣呀啣呀之聲慢慢往前走。

金家巷離黃浦江大約6公里，整個村子是農民，百分之八十姓金，還有百分之二十姓唐，連個商店也沒有。要買東西，如日常用品，還要靠被稱作貨郎的人（就是一個人挑個擔子，有油鹽醬醋還有針線等日常用品）。貨郎來了，手晃一個搖鈴，大聲吆喝，大家就出來買東西，有的人用雞蛋換。真正要買東西，還要跑到好幾里以外的洋涇鎮上去買，可見老家很落後。老百姓白天種田，晚上有的紡紗、紡麻，有的織布（用土的織布機），織的布很結實牢靠。後來外國人來了，有了所謂的洋布，土布便沒了銷路。

照明當然沒有電燈，也沒有煤油燈，而點菜籽油燈，燈草放在一個圓盤上點著，有一點點光線。《儒林外史》裡講，一個守財奴死前還伸出兩個手指頭來，只有他的妻子明白，他認為點兩根燈草太浪費了，只要一根就可以了。浦東的物質文明落後，可天主教的教務卻比較發達，每三里或四里就有一座教堂，旁有神父樓，稱為洋房。我們浦東金家巷這個堂曾是主教座堂，旁邊的一個小堂我們叫老堂，老堂就是主教座堂，以後蓋了一個大教堂，主教曾住在金家巷。幾次被毀後總是教友籌資再造。浦東的聖堂都由貞女即守貞姑娘管理。那時候還沒有中國修女會，貞女發守貞願，為教會服務。神父要管好幾個堂口，像金家巷本堂神父有將近十個小堂口：楊思橋、嚴家橋、界溝灣、唐家衙、南黃等。神父巡視堂口，事務由貞女管理。貞女一心一意為教會服務，不拿工資，義務勞動，做手工活兒養活自己，一生奉獻給教會。她們曾為上海教區做出巨大的貢獻，教會不應忘記她們。

當時浦東教友以身為浦東教友而自豪。浦東出身的神父很多，我回想一下，在我青年時代，上海教區有將近五十名神父是浦東人。修女更多了。浦東教友在20世紀20年代認為可以成立一個教區，成立一個國籍教區。他們聯名上書羅馬，請求教宗成立一個浦東教區，由浦東的神父來當主教。羅馬收到此信後沒有答應，反而把這封信轉發給上海的法國籍主教。這個事情觸犯了法國籍主教，主教看信後很生氣，把幾個領頭簽字的人叫來大加訓斥，說他們犯了罪，並叫他們做公堂補贖，不然是要開除他們的教籍。

天主安排得奇妙，解放後第一位上海教區主教是浦東川沙人龔品梅。龔品梅失去自由後代理主教張士琅，是浦東張家樓人。以後的張家樹主教也是浦東人，張家樹去世後來了一個名叫金魯賢的，也是浦東人。所以浦東人希望由浦東人做主教來管理教會的願望，天主以另外的一種方式做出了安排。可惜，現在浦東的教會不發達，修道的人很少。現在浦東神父只留下幾個老人，年輕的只有黃正平一人，我祈求天主使浦東的教會、浦東天主教能夠復興起來，改變現在這樣進堂的老年人多青壯年人少，小孩子也不多的狀況。

我小時候浦東不但經濟不發達，浦東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盲很多。在20年代政府做過一個調查，中國文盲最多的縣，第二名就是浦東南匯縣。全中國文盲最少的卻是江蘇蘇北鹽城。浦東人除了種田以外還有做手工藝的，多數都是裁縫，還有廚師、木工，知識分子很少。浦

東也沒有什麼名人，最有名的一位是張聞天，曾是共產黨的總書記，為中國革命做出巨大貢獻，他從不爭權奪利，是很偉大的革命家，值得後世欽仰。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親、我外祖父都在外商公司任職，殖民主義的影響頗深厚。當時滿清剛被推翻，辛亥革命才成功，又被袁世凱取得了政權，封建勢力基本上還統治著人民的思想，廣播呀、電視呀都未發明。家裡有一兩份雜誌和一份《申報》，教會學校內沒有政治課，沒有愛國主義教育，人們的思想很閉塞。我兒童時期對國內外形勢的知識，大抵來自晚上父親與親友來家吃飯時偶然聽到的隻言片語，我似懂非懂地記在腦中。當時正值國內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他們茶餘飯後談論那些督軍，都帶著貶義，認為他們實際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只推崇吳佩孚將軍，說他廉潔，沒有多少私產，說他愛國。別的政客、軍閥都在天津租界內買有房子，一旦下台就躲到租界去求帝國主義庇護，獨他吳佩孚始終不入租界。他們不喜歡馮玉祥，說要不是馮倒戈，吳就能統一中國。後來事實證明吳愛國，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佔領華北後許多政客跳出來做漢奸，日本人多次請吳出面組織偽政權，被吳嚴辭拒絕並要求日寇撤出中國，包括東北三省，終被日本人害死。小時候聽到的話一直記住，不禁想起家庭的影響。

3

上學

我6歲上小學，先在女校，上啟蒙教育，兩位女教師一位姓壽，一位姓顧，很有耐心。我記得一個女同學姓徐，家境很好，非常文靜，她後來修道進了獻堂會，當修女，她說一直記得我。

第二年轉男校，我只記得姓諸和姓胡的兩位老師，因為我們每天望彌撒，早飯和中飯都寄在堂內吃。另一位同學名叫倪麟祥，住在董家渡，因為老天主堂本堂神父倪西滿是他的叔祖父，他也到老天主堂小學念書，早、中飯也寄在堂內。同桌的是杜子山老先生（教區聘的管理南市出租房的先生）和他的孫子。後來倪麟祥和我同進徐匯公學念書，同年（1932年）畢業，同時進小修院和大修院，他後來染上肺結核，過早去世。他的侄女倪瑤後來和我的一個表甥吳祖祥結婚，我和他們一直有來往。

至於小學生活，只記得在練寫毛筆字時，諸老師偷偷走到後面，在我寫字時用力拔我手上的毛筆，被他拔走，他就得意地教訓我，拔不走時（很少幾次）他就誇獎我握得緊。略大一些時寫作文，開頭老學大人人口吻，寫：「夫人生於世」。

一次我和我弟弟上學時商量逃學，回家向母親說學校臨時放假，母親相信了。誰知道諸老師因為我兄弟倆沒有去學校，怕出了什麼事或我們病了，晚飯後特地到我家來看望。他一來，父母就知道我們撒謊逃學。一送走老師，父親頓時大怒，叫我們跪下，拿起雞毛撻子向我狠抽，說我是哥哥，必是我帶壞了弟弟，幸而母親在旁好言勸阻了他。以後，我們當然再也不敢逃學了。

1926年我10歲，父親把我送到徐匯公學小學部住讀。徐匯公學非常嚴格，開學以後就沒有假日，不能回家。我記得，進校後約一個多月，母親到校來看我。她先去找校長，校長是外國人，叫姚贊唐（Yves

Henry)。校長叫我去並對我說：「你媽要領你回去，因為你的外祖父70歲大慶了，我許你回家去。」母親領我出去後對我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一個外國人，那麼長的鬍子，跟他說話好害怕。」又說，「我這是第一次說假話，就是因為我想你，要看到你，捨不得你，想帶你回去住兩天，才說你外祖父做70歲大慶，實際我說了假話，我一輩子就這一次說了假話。」小孩子不懂事，能回家當然開心了。事後我想，母親真愛我，她是好人，一輩子從不說假話，為了我的緣故她說了假話。我很感動。

當時的中國天主教會

上海天主教是法國耶穌會巴黎省的傳教區，在上海他們辦了許多教育慈善事業，中學、大學等等。他們主要的活動範圍在法租界。「租界」兩個字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有些費解，我兒童、青少年時代都生活在租界內。所謂租界就是我國政府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把某地的部分國土割讓（美其名為租借）給某個帝國主義列強，作為其領土，成為國中之國。租界內的行政、治安、稅收、財務、司法都屬外國人管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應向「租借」國納稅，遵守該國法律。租界內的警察一般由該國殖民地徵來，比如法租界的警察大抵是安南（現越南）人，英租界的是印度人。這些警察雖來自殖民地，居然也瞧不起我們中國人。法國的租界從黃浦江開始，南面是人民路，北面是愛多亞路即現在延安路，一直到徐家匯。從愛多亞路（延安路北面）到蘇州河北岸屬英國人，稱英租界。虹口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楊樹浦是美國租界。以後這幾個租界合併成公共租界。法租界還是法租界，是法國人的勢力範圍。租界是我國的恥辱。

那個時候上海天主教會活動的範圍基本上在法租界，不讓他人進來。當時上海教友有一個公教進行會，很活躍，很出名，有陸伯鴻先生、朱志堯先生等辦慈善事業，辦學校，傳教，可是當時法國主教規定他們不能在法租界活動。公教進行會辦的事業，譬如新普育堂、一心中學，在南市。他們開的醫院都在法租界以外。在楊樹浦區有耶穌聖心醫院，在北橋有普慈療養院，專收精神病患者，在閘北有聖母聖心醫院，在松江有若瑟醫院等。可就是不讓他們在法租界內活動。陸伯鴻先生認為徐匯中學只教法文，而在上海英文更有用，他去美國時邀請了美國加州耶穌會來上海辦一所中學，主教姚宗李（Prosper Paris，法國人）很生

氣，表示反對。陸先生急忙趕到羅馬親自請示教宗，教宗批准了，上海法國耶穌會士不能反對，但讓他們開設在公共租界內，取名金科中學。

那時整個中國天主教會也根據傳教士所屬國家、修會被劃分。譬如江南省歸法國耶穌會，及後江南省分成江蘇、安徽兩省，江蘇仍歸法國耶穌會，而安徽則歸西班牙耶穌會。河北南部也歸耶穌會，其中獻縣歸法國，大名歸匈牙利，景縣歸奧地利耶穌會。內蒙古這一帶是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區域。山東主要歸德國人。美國人來得晚，他們就進駐廣東的江門教區、梅縣教區。遣使會來得早，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浙江、江西省均有教區。方濟各會一部分在山東地區，一部分在山西。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東北、四川、廣東、貴州。奧斯定會在湖南。愛爾蘭的高隆龐會在湖北漢陽和江西南城。聖言會來得較晚，在山東、河南和甘肅部分地區。

中國的傳教區既根據修會來劃分，中國教會的事務也就由各修會控制，決策權在國外。各國政府以保護僑民為理由，也在控制各傳教區。法國政府以擁有羅馬教宗賦予的保教權名義，更對教務進行干預。中國天主教會不在中國人的手中。各修會沒有一個通盤的規劃，各自為政，不利於福傳。教宗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想改變這個局面，發表了一個《夫至大》(Maximum Illud) 的通諭，強調傳教區重點應是培養國籍神職人員，務使國人治教。在中國的外國主教反應極冷淡，扣住不傳達，只有四川的光主教 (de Guebriant) 積極響應，教宗就任命他為巡閱使，代他巡視中國的教會。他去羅馬作了匯報，教宗決定派一名代表常駐中國。馬相伯得到原文後譯出，通諭才得流傳。

5

徐匯公學 (1926-1932)

1926年9月我進入徐匯公學小學部(當時稱徐匯公學，1933年為了向國民黨教育局立案改名為徐匯中學)，舍監是張家樹神父(他以後升為校長，我1937年入徐匯中學出試時他為院長，1982年我從監獄回申，他是主教。我一生關鍵時刻總有他)。當時學校紀律很嚴，1927年國民黨北伐軍打到上海，學校臨時停課，放學生回家，這時我的厄運開始來了。4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母親感到身體不舒服，躺在床上，實際是腦溢血，一會兒右肢麻木，說話不清楚，父親請了何理中醫生來，他診斷後打了幾針。星期天又過來看了一次，說好一點了，星期一早上他看後說已有好轉，爸爸就把我打發到堂裡去請神父為我媽做彌撒，可是回來的時候只聽見裡邊正在號啕大哭，知道母親已過世了，我沒有能夠送終。

一年後，我在學校時，父親拿著一盒巧克力糖來看我。原來父親做買賣失敗，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和上海全套紅木家具賣掉，說要出遠門去了，好幾年不回家，給我留下一筆錢放在徐匯公學，讓我可以把中學念完。我母親是1927年4月10日死的，那時我不到11歲，今日我又要失去父親。父親拍拍我的頭走了，我木頭似地站著，看著他的背影逐漸消失，一個人含著淚回到自修室去，低頭流淚。

我幸福的童年生活就此結束，很短，十年左右。但我母親的熱心敬主、溫良慈愛，以及父親的沉默寡言和慷慨大方，深深地影響了我。

到放暑假了，別同學回家，我無家可歸，孤零零地留在學校。我家富裕時，常有親戚帶些食品到學校來看我，父親失敗了，沒有誰再來看過我。過了一年，我父親出現了，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沒有過去那麼好，收入也不高。他一個人住在單位裡，讓我姐、我弟和我住在學校，

到了寒暑假他去旅社租了一間房子，讓我和弟弟兩個在一起，伙食也包在旅社裡，我們一個星期一次去父親工作處領取零花錢。

可是1931年我父親病了，肺炎（在現在來說肺炎不是什麼大病，青黴素一打就好了），那時沒有特效藥。他先到當時的廣慈醫院，後來看不好就出來，臨時住在我的外祖父那邊，請中醫看。我知道父親病重，向校長張家樹請假去看父親，張不批准，就在那天晚上快睡覺了，忽然張叫我去，說我的姨夫來了。姨夫告訴我，父親病危。把我領到外祖父家裡時，父親已經去世，我也沒有能夠送終，造成終身遺憾。隔了一天請崔神父（Baumer）來做追思，牆上掛著父親的照片，本堂神父說這個不允許，叫我們拿走，說這是羅馬的命令。真是莫名其妙。

那天是1931年4月11日，我們姐弟三人成了孤兒。父親死時有一些錢留給我們，不太多，我記得外祖父向姐姐借去了兩千，姨夫和舅舅來跟我姐姐說：「你們把錢存在銀行裡利息非常低，交給我們去給你們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存，利息高。」姐姐把銀行裡的3300塊錢都交給了姨夫和舅舅，誰知道他們當天就把這些錢拿到賭場給賭光了，不要說利息，本錢也沒有了。多年後，另一個阿姨向我承認，在我父親去世時，她也乘亂取了1000元。1945年，在我聖神父的前夜，伯父來看我說，我父親放在他身邊有4000塊錢，他怕我亂花不給我，說：「當時你們小，不給你們。1931年4000法幣，現在幣制改了，兩折一，4000變2000，今天給你。」他又說，1931年的4000法幣，可以從黃浦江邊擺800桌酒到金家巷，今天的2000法幣你可以乘三輪車去四川南路走一個來回。我伯父叫我收下2000元法幣，並說：「我們清了。」我姑母找我姐並對她說，「老家裡埋有兩罈元寶，是你們祖父給我的，不是你們的」，姐姐和她一起去在床底下的確挖出了元寶，她全部拿走。事後姐姐向我說：「既是給她的，為什麼爸爸在世時她不來取？」我說：「我們的親戚為什麼都那麼狠心？」這樣一來我們真是一貧如洗了。姐姐輟學了，我們家沒有了，錢也完全沒有了。

6

堂叔祖父金福山

這時我的一位堂叔祖父金福山出現了，他和我祖父一樣，與人合資開設一個專供外商的副食公司，名「同茂」，英文名 Dombay & Son，規模大，生意興隆。他為人一直慷慨大方，曾捐鉅資在徐匯公學設立了一個獎學基金，專門幫助那些貧窮家庭的少年。他也虔誠恭敬天主，參加公教進行會，休假日去郊區傳教。他見我們三個孤兒可憐，就對我們說：「你們住到我家裡來吧！」我們去了，他待我們如同他的子女，我們有了安身之處，我迄今仍感激他。在彌撒中紀念亡者時，想到他和待我特好的他兩個女兒，一個叫金英修，是獻堂會修女，曾做仿德中學校長，另一個叫金德修，終身沒有結婚，撫養她妹妹金惠修遺下的兩個小孩子成長。

姐姐在父親的遺物中，看到一個我們叫他叔叔的人曾向父親借過600元錢的借據。這個人在洋涇鎮上開有木行，姐姐拿著借據去找他要錢，竟遭他趕出門外。姐姐向金福山說了，金福山叫他自己的法律顧問寫了一封律師信去催，他馬上乖乖地把600元送來，金福山為我們存下，我們又有一筆錢了。姐姐後來經人介紹去華懋公寓（後改名為錦江飯店）工作，管理一個圖書室，室內圖書供房客借閱，工作輕鬆，月薪70元，不低，姐姐更有條件照顧我了。姐姐很愛我，口中常說：「大弟弟好。」她說等我聖了神父後，她就進修院當修女。

1935年12月8日金福山去大場宣傳福音，彌撒後，用完早餐走向汽車時，寒風一吹突然倒下，送到醫院已無法搶救，年僅53歲。他聖名若瑟，我每天彌撒時都想到他。像他這樣的好人，一定已在天國永遠享見天主聖三。

兩位姐姐：陸納英、榮德先

我的姨母是拯亡會修女，在啟明女中和徐匯女中教數學，有一個她最喜歡的學生，名叫陸納英。姨母在我父親去世後很想幫助我，去找陸納英，向她說：「我最愛的外甥成了孤兒，是不是你認他為弟弟，你媽認他為乾兒子？」陸納英回去和她媽說了，她媽請了我姐姐去談，得我姐姐同意，陸納英領我到她家，拜見了陸太太，叫了她一聲媽。陸納英後來一直照顧我，去修院探望我，製衣服送給我，直到我進耶穌會為止。

陸納英，1908年生，聖名加大利納，所以叫納英。她父親名叫陸伯鴻，聖名若瑟，有名的企業家，曾是上海市電力公司、電車公司的總經理、南市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閘北水電公司總經理。除了租界外，所有上海華界的水電都掌握在他手中。他又創辦和興鋼鐵公司、大通輪船公司，他兼總經理之職。他尤其是大慈善家，負責新普育堂，收養孤兒、老人、病人約二千餘人；他創辦了普慈療養院，專收精神病患者；創立楊樹浦耶穌聖心醫院、閘北聖母聖心醫院、松江若瑟醫院。他也是個教育家，創辦董家渡公教進行會小學、南市一心中學、嘉興明德女中，籌建楊樹浦女子職業中學。最突出的，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天去董家渡天主堂輔彌撒，路過聖堂必去拜聖體，汽車內放有《師主篇》，抽空念一段。他曾是全國公教進行會（Action Catholic）的會長，休息日去附近縣、鎮宣傳福音，建立了多所教堂；他和上海幾所醫院掛鉤，下班後去給病人講天主教要理，勸他們領洗，羅馬教宗封他為袍劍爵士，1937年12月30日不幸遇刺身亡。

陸納英在徐匯女中畢業後，她的父親叫她去由他創立、由修女管理的嘉興明德女子中學當校長，陸納英自覺學歷不高，要求進大學繼續讀書。但當時上海惠濟良主教（Haouisée）規定，凡讓子女入非天主教辦的

學校念書的不准領聖體。這是極嚴厲的措施，當時天主教沒有辦女子大學，震旦大學當時又不收女生，公教家庭的女兒就受不到高等教育，這是極不合理的。陸納英為自己為其他公教女生打抱不平，決心衝破這不合理的規定，但他父親是楷模教友，怎敢違背主教之命？陸納英就獨身一人去見惠主教，據理力爭，取得惠的同意，考入蘇州基督教辦的東吳大學法律系。四年努力，取得學位。這時她父親辦的女子職業學校已竣工，命她當校長。同年日寇侵略我國，上海淪陷，她父親被刺死，她悲痛之餘去比利時留學讀社會學，回國後致力於教育事業，「文革」中遭迫害致死，「四人幫」倒台後始得平反昭雪。她這樣一個傑出的人才生不逢時，未能施展才能抱負，令人惋惜。

我的姨母張望貞修女特別喜愛的另一個女生叫榮德先，榮和陸納英在徐家匯讀書時成為好友，陸略大於榮，以姐妹相稱。她們兩人和我姐金慰萱也是朋友，我在陸家認識了榮，她是無錫人，其父榮子威在上海經商。榮德先在徐家匯啟明女中畢業後考入陳光甫創辦的上海商業銀行為職員，經人介紹嫁到朱家，丈夫叫朱義生，曾留學美國學理工，在美時認識瑪利諾會年輕的會士華理柱（James Walsh），並多次去過他家作客。華到中國後，在廣東梅縣一帶宣傳福音，後被任命為江門教區主教。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回到美國，1948年隨紐約史貝爾孟（Spellman）樞機來中國訪問，史樞機把他留在中國，教廷駐中國公使黎培里（Riberi）創辦中國天主教教務協進會（Catholic Central Bureau，簡稱CCB），任命華為秘書長，指導和協調中國天主教事務。CCB設在上海岳陽路，1951年上海軍管會勒令CCB停止一切活動，逮捕了若干人，華留在中國不走，當時已無國外津貼，生活清苦，榮德先的丈夫朱義生住在CCB附近的永嘉路，經常帶食品去探望華，引起政府注意。1958年人民政府以間諜罪逮捕了華，同時以當華情報員的罪名把朱義生逮捕並關在提籃橋監獄。已判刑在牢內做勞改犯的蔣衛琳神父曾見過朱，華被判刑二十年，尼克松總統來訪前夕，獲中國政府提前釋放，而朱卻死在監獄。

朱義生的父親朱志堯是與陸伯鴻齊名的大企業家，曾創辦同昌紗廠、求新造船廠、合眾碼頭倉庫公司等，也是大慈善家，一生資助的窮人不計其數。一次，朱志堯賣掉在浦東的一塊土地得到鉅款，立即把它捐給教會和慈善機構，當時他向他的子女說：「我已在天上給你們買了大房子。」他是教友的楷模，全力幫助上海教會與其弟海門教區朱開敏

主教以及其他教區，他也任上海公教進行會副會長，羅馬教廷封他為聖西爾物斯德賚騎尉勳位、三等嘉禾章，1955年去世，享年93歲。像他這樣一生事主愛人，應列入聖品。

榮德先與朱義生有一子五女，其子朱恩榮要求修道，榮慨然同意其入耶穌會，後升為司鐸，在台灣從事青年工作，極受學生們愛戴。

通過陸納英和榮德先，我多次接觸陸伯鴻和朱志堯，他們的敬主愛人對我影響很深。

當時我們讀書沒有今天的兒童少年辛苦，沒有那麼多的功課，那麼多的作業，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休息。我的記憶力好，老師佈置背誦的課文，我讀三遍就能背出，費不了多少時間，餘下的時間就是看小說。古的、新的、中國的、外國的都看，什麼《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儒林外史》、《隋唐演義》、《鏡花緣》、《七俠五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福爾摩斯》、《魯賓遜漂流記》，林琴南翻譯的各國名著，以及新作家如胡適、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等等，一學期下來我買的小說有一大筐。我喜愛開明書店和北新書店出版的書刊，也看鄒韜奮編的《生活》周刊。

徐匯公學由法國傳教士創立，教法語。到了高中，除了古文之外，一切課程包括數理化都用法文講，中國老師也用法文講，中國地理由一名法國人用法語教法文寫的地理課本。這種教學方式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也可說是典型的殖民主義式教育。無論如何，我學會了法文，高中畢業時我已經能看原版的法文小說。

1932年夏，下一步怎麼走？這是擺在我面前必須解決的問題。

人名索引

-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6, 53
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82–83;
 又見拉辛格
聖若翰伯爾各滿 (John Berchmans), 35
皮德 (Marcel Bith), 52–53, 57, 61
雷奧那多·波夫 (Leonardo Boff), 82
邦西爾旺 (Joseph Bonsirven), 66
蒲敏道 (Franz Burckhardt), 88–89, 104,
 106, 124, 142

坎庇恩 (Edmund Campion), 74
卡薩羅里 (Agostino Casaroli), 125
依撒伯爾 (Elisabeth Catez, Elisabeth de
 la Trinité), 35, 83, 146
陳伯達, 153
陳光甫, 21
陳毅, 114, 117
陳友仁, 153
舍尼 (Marie-Dominique Chenu), 103
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63
剛恒毅 (Celso Costantini), 71, 79, 84, 101

戴笠, 153, 156
達尼埃盧 (Jean Daniélou), 66, 93
丹尼斯 (Godfried Danneels), 82
韓瑪諾 (Emmanuel de Breuver), 121
德古特雷 (Albert Decourtray), 35, 83,
 96–97, 102, 146

萊昂斯·德·格萊梅森 (Léonce de
 Grandmaison), 34
光若瀚 (de Guebriant), 16
斐迪南 (Ferdinand de Lesseps), 59
德呂巴克 (Henri de Lubac), 37, 64–66,
 103
鄧以明, 125
保羅·德紫 (Paolo Dezza), 76
丹尼斯 (Edouard Dhanis), 63, 66, 103
丁玲, 22, 158
杜安斯 (René d'Ouince), 63
杜蘭德 (A. Durand), 25–26, 66
杜月笙, 136, 151

費伊 (Eugene Fahy), 129
范學淹, 177
范忠良, 32
富爾 (Edgar Faure), 148
費孝通, 142
莫里斯 (Maurice Feltin), 68
馮玉祥, 12, 152–53
加斯東·費薩特 (Gaston Fessard), 63
傅作義, 62

加納 (Pierre Ganne), 66
加里古·拉根奇 (Reginald Marie
 Garrigou-Lagrange), 63, 103

- 才爾孟 (G. Germain), 57, 106, 109, 113, 122, 127-28, 131, 140
- 龔品梅, 11, 106-7, 109-17, 119, 121-23, 125-27, 129, 131-32, 135, 137, 140, 142-44, 148-50, 152, 175
- 聖類思·公撒格 (Aloysius Gonzaga), 5, 35, 90
- 顧維鈞, 70-71
- 惠濟良 (Auguste Haouisée), 20, 28-29, 47, 53, 108
- 姚贊唐 (Yves Henry), 13, 26, 28-30, 32, 37, 39, 43, 47-48, 50, 53, 104-8, 110, 118, 125
- 胡風, 130
- 黃維, 157, 163
- 楊森斯 (Jean-Baptiste Janssens), 63, 88
- 蔣經國, 157, 163, 165
- 江青, 158, 171
- 金達義, 8-9, 13, 18, 25-26
- 金慰萱, 1, 7-8, 18-21, 26-27
- 若望二十三世 (John XXIII), 80, 87, 103;
又見龍卡利
- 若望保祿二世 (John-Paul II), 6, 82-83
- 卡達爾 (László Kádár), 81
- 金安德肋 (Andrew Kim), 6
- 金大建 (Kim Taegon), 見金安德肋
- 漢斯·孔 (Hans Küng), 82, 102-3
- 格壽平 (Fernand Lacretelle), 52, 57, 101, 106-7, 109-12, 114, 116-26, 131, 138, 140, 149, 176
- 勞達一 (László Ladány), 43, 175
- 郎懷仁 (Adrien-Hippolyte Languillat), 128
- 婁白東 (Jules Lebreton), 34-35, 62
- 桑黻翰 (Peter Lefebvre), 28-29, 45-46, 118, 125
- 雷煥章 (Jean Lefeuvre), 130
- 李宗仁, 106, 153
- 利埃納爾 (Achille Liénart), 83
- 林彪, 154, 158, 163
- 凌雲, 158, 185
- 劉柏年, 128
- 工人司鐸, 67-68
- 聖依納爵 (Ignatius Loyola), 25, 35, 62, 65, 76-77
- 陸納英, 1, 20-22, 27, 29, 31, 71, 187
- 陸徵祥, 70, 71, 72, 79
- 羅光, 80, 86
- 羅文藻, 113
- 馬相伯, 1, 16
- 穆克勤 (Aidan McGrath), 112, 114
- 喬治·馬埃斯 (Georg Meistermann), 95, 102, 179
- 明曾蒂 (József Mindszenty), 117, 149
- 潘漢年, 114, 117, 158
- 姚宗李 (Prosper Paris), 15, 28
- 保祿六世 (Paul VI), 87, 93
- 彭德懷, 143
- 皮漱石, 42
- 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66, 68, 77, 79-80, 82, 87, 103, 111, 139-40
- 雨果·拉內 (Hugo Rahner), 92
- 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92
- 饒漱石, 158
- 拉辛格 (Joseph Ratzinger), 82-83, 103;
又見本篤十六世
- 黎培里 (Antonio Riberi), 21, 88, 107, 110, 112-14, 118, 122, 126, 131
- 利瑪竇 (Matteo Ricci), 76, 165

- 龍卡利 (Angelo Roncalli), 87; 又見若望
二十三世
- 榮德先, 1, 21-22, 27, 113, 115, 142, 145,
154, 167, 169, 179-81, 186-87
- 希萊貝克 (Edward Schillebeeckx), 82
- 陶納德 (Donate Seeger), 1, 93-95, 102,
179
- 蕭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 152
- 辛海梅 (Jaime Sin), 83
- 宋慶齡, 152-3
- 史貝爾孟 (Francis Spellman), 21, 89, 112
-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52-53
- 劉易斯·魯伊斯 (Luis Ruiz Suarez), 46
- 孫科, 80
- 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43,
46, 63-64
- 德肋撒 (Teresa of Lisieux), 67, 80
- 田耕莘, 42, 79, 117, 131
- 特里茨 (Pierre Tritz), 41, 46, 70
- 萬爾典 (Joseph Verdier), 47, 52, 113
- 華理柱 (James Walsh), 21, 112-13, 119,
145
- 汪精衛, 152-53, 155
- 王良佐, 109-10
- 王明, 156
- 王陽明, 37
- 魏泰爾 (Friedrich Wetter), 82-83, 102
- 吳經熊, 67, 79-80, 86
- 吳佩孚, 12, 86
- 吳耀宗, 110, 132
- 吳漁山, 72
- 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35
- 徐光啟, 9
- 于斌, 30, 79, 86-87, 106, 131, 142
- 袁世凱, 5, 12, 70
- 張伯達, 28, 57, 108, 110, 123, 140
- 張充仁, 137
- 張謇, 152
- 張家樹, 9, 11, 17-18, 26, 89, 104, 116,
142, 144, 147-48, 185-86
- 張靈甫, 49-50
- 張聞天, 12, 143
- 張學良, 154
- 趙振聲, 40, 42, 53, 88
- 鄭長誠, 119
- 朱開敏, 21, 30, 104-7, 119, 122